

金屋梦

(下)

[清]梦笔生著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金屋梦

下册

[清]梦笔生著

目 录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1)
第 二 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11)
第 三 回	贼杀贼来安先丧命 盗遇盗张大早伤身 (22)
第 四 回	来安妻出首贼赃 吴典恩拷逼主母 (32)

金屋梦

第 五 回	五岁儿难讨半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条命 (41)
第 六 回	望乡台西门庆思家 酆都城武大郎告状 (52)
第 七 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 (61)
第 八 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67)
第 九 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 (73)
第 十 回	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娟 (80)
第 十一回	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 (90)
第 十二回	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 (99)
第 十三回	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 (106)

目 录

第十四回	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	(113)
第五回	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术营盐船酬药	(123)
第十六回	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	(130)
第十七回	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	(140)
第十八回	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	(150)
第十九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	(160)
第二十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捣鬼路济玳安	(167)
第二十一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	(174)
第二十二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184)

金屋梦

第二十三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192)
第二十四回	薄倖郎贴金易色 痴心妇丧命偿冤	(202)
第二十五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 清江浦娶妇同舟	(213)
第二十六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	(219)
第二十七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 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228)
第二十八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 润州城郑子吹箫	(238)
第二十九回	汴河桥无心遇旧 法华庵有女伤春	(246)
第三十回	拉枯桩双姬夹攻 扮新郎二女同床	(255)
第三十一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 琉璃灯书生避色	(262)
第三十二回	排善类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268)

目 录

- 第三十三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276)
齐王府银姐逢时
-

下 册

- 第三十四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289)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

- 第三十五回 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301)
百花姑白骨演重门
-

- 第三十六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 (311)
莲花经尼僧宣卷
-

- 第三十七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326)
闹斋堂贫子逢妻
-

- 第三十八回 孔梅玉受嫁金二官 (335)
黎金桂不认穷痴婿
-

- 第三十九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瘢 (344)
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

- 第四十回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 (353)
软浪子借馆效鸾凰
-

金屋梦

第四十一回	刘疯子告状开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359)
第四十二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367)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髡剪玉佳人 孙雪娥梦诉前生恨	(380)
第四十四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389)
第四十五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 瘸子听骷髅入道	(396)
第四十六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409)
第四十七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418)
第四十八回	典金环婢女逢夫 受丝鞭佛子纳妇	(429)
第四十九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龙大师传丹入海	(440)
第五十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455)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术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469)
第五十二回	雪润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485)
第五十三回	扬州城分剐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492)
第五十四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女送夫赠衲	(500)
第五十五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挞懒	(509)
第五十六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下南海孝子寻亲	(522)
第五十七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532)
第五十八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成空	(540)
第五十九回	玳员外建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548)

金屋梦

第六十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 (558)
普世尽成极乐地

第三十四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节当寒食半晴阴，花与蝶嬉共死生。白日急随流水去，青鞋空作踏山行。收灯院落双飞燕，细雨楼台独啭莺。休向东风诉恩怨，从来春梦不分明。

单表古人诗词，多因故国伤心，闲愁惹恨，叹韶华之易尽，则感寄春风，悲陵谷之多迁，则魂消秋月；拈就鸳鸯，写出江淹离恨谱；飘来蝴蝶，编成杜牧《断肠诗》。也只是为托兴遣怀，方言醒世，真却是假，假却是真。自有天地古今，便是这个山川，这个岁月，这个人情世态，这个治乱悲欢，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

这回直接上段，汴梁为历代建都之地，自经五代，改号东京，宋太祖登基，直传至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到今徽、钦，相传九主，享国太平，日久朝野丰登，车马辐辏，风俗淳厚，士女繁华，何等的盛。一旦中原陷失，尽为金人所有。自徽、钦北狩，兵火相连，战争不息，有二

金屋梦

十年大乱。那些金碧宫殿，化为蓬蒿瓦砾之场；文物典章，俱化成戎马干戈之地；佳人才子，富室贵官，皆化为衰草冷灰，白骨寒燐，那里去了。所以行人感慨，过客悲伤。有诗为证：

山园故国今何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汴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说不尽的兴亡之感，单表这士女的淫奢，现前的因果。可见这富贵繁华，真是眼里空花；玉貌峨眉，尽是前身孽债。即如徽宗末年，留心女色，嫖了一个烟花李师师，弄得国灭身亡，岂不是亡国妖孽，女色中尤甚，因此把李师师抬的如天上仙姬一般，享的那富贵尊宠，不下于玉堂金屋。除了朝廷宫禁，也就算是“李妈妈”家了。“妈妈”是河南开封府的土音、如“娘娘”、“太太”相似。因此东京风俗，止称一个“李妈妈”，并不敢说李“师师”二字。后来徽、钦北去，这李师师生的手眼乖巧，门下子弟又多，串通金营将官，把这个铁桶的家业，护得完完全全，不曾折散一点儿。在城外汴梁桥边盖造楼房，穿廊花园书房，比旧日一样齐整。又养着十数个能弹会唱的粉头，只为银瓶赚哄了翟员外千金的聘礼，后来郑玉卿骗拐了银瓶去了，李师师实不知情。这翟员外人财两失，又是疼钱，又是傻愧，各处找寻了两三个月。四下里贴招子，骑着快马追赶，只道是旱路去的，那里知他一蓬风上了扬州，也算做一场春梦。这是前案说过不提。

那时翟员外不肯干休，使孙寡嘴、张斜眼子两个帮闲来

和李师师家说话，道收了他一千五百两财礼，外有金珠绣缎、插戴妆束、羊红表里，上下使过三千多金，指银瓶为名，白骗了我，做个没老婆的乌龟，抬不起头，如不退还原物，要在开封府尹处告状，揭他私通金朝，暗打朝报，窝隐奸细的疑，有四十余条，各处印刻遍贴。李师师先也着忙，使人大翟员外休张扬，两家都没体面，情愿将侍女巫云赔他，还送过钗束来，把财礼退一半回去，先着孙寡嘴说去了。次后使巫云打扮的娇娇滴滴，花朵一般，坐着轿子过去。正值翟员外生日，两只烤鹅，四尾糟鲥鱼，两大缸麻姑酒，两大盘春寿，备了一担盒子，使人挑着来看翟员外。巫云进门来，使银红汗巾捂着口儿，笑嘻嘻的进来，望着翟员外磕下头去道：“这些时连影也不见你一面。俺太太道，就是银瓶着人骗去，走了拐的，俺家金珠古董，也值二三千两银子，是谁藏了他，不着他出来不成。知道员外着恼，许多日子不肯上门来走走。俺太太为这件事，气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全不下床，着我来看看员外。一来是贺寿，二来是解恼。俺们就比不个银瓶，也来和员外做几日伴儿，好歹请过去看看俺太太，也不肯教员外惹气。”一面说着，一面撒娇撒痴，做出许多情态，直引的翟员外笑了。同到后书房里坐下，连忙自己收下礼物，打发盒担和轿子回去。巫云却脱了衣裳，拿起镜子来梳头匀脸，打扮的别样风流。见书房墙上挂着一张牙轴头紫檀弦子，就抱在怀里弹起来。翟员外见他来的知趣，又是旧日娘子，只得留他吃饭。

待不多时，孙寡嘴、王三官、张斜眼一班儿进来帮闲，俱满口夸赞巫云姐出落的越发典雅风流，不是门户人家，到底是内家妆束，就是银瓶姐也不过是这样。还是银瓶

金屋梦

没有造化，这郑玉卿一个毛头娃子领着一个年少妇人，从来没出过门的，路途间定然有祸，不是逢着盗贼劫个罄净，连命丢了，路上还要被人盘诘，送官拿讹头，将来还有解回东京的事。几句话说得翟员外不恼了，又见巫云殷勤，众人夸奖，那些恼不知走往那里去了。

员外过了生日，一日教做添寿，放开桌子，摆上酒来。说着话天色晚了，东方月出，照着院子花竹如画，那紫薇花开得喷香，即时叫家人把桌儿抬到院子里来坐罢。孙寡嘴年高，坐了首席；王三官、张斜眼子对坐；巫云和翟员外横头。打开麻姑酒，添换了十二大般，吃了点儿蒸饭。把大般撤下赏人，就是围碟小吃，细果海铝错，摆了一桌，换上大杯。孙寡嘴道：“空说巫云姐弹得好弦子，我们再不曾听儿。今日员外添寿，就没一声儿，怪的员外不恼。这时银瓶姐在席，不知弹勾多时了。”巫云瞅了一眼道：“怪汗邪嚼咀的，叫人唱，说就唱罢。偏有这些寡嘴！”众人都笑成一块。巫云取过紫檀三弦来，定了弦，把酒都换上大杯，顿开喉咙，唱了一套《一半儿》词曲。

锦重重，春满楼台，经一度花开，又一度花开，采云深梦断阳台。盼一纸书来，没一纸书来。染霜毫，题恨词，浓一行墨色，淡一行墨色。攒锦字，砌回文，思一断离怀，织一段离怀。倩东风寄语多才，留一股金钗，寄一股金钗。

唱到此处，巫云姐才待歇手，孙寡嘴道：“你家只为留下一股金钗，郑玉卿才连人拐得去了。正是吃着碗里的，还

看着盘里的。”巫云急了道：“怪汗邪行货子，你见俺家吃一半留一半？来只怕你们全吃不下去！”张斜眼道：“你着巫云姐唱个《西厢一半儿》罢。百忙里唱到好处，你只鬼混。”巫云取过弦子来，又唱道：

冷清清人在西厢，唤一声张郎，怨一声张郎。
乱粉粉花落东墙，问一会红娘，调一会红娘。枕儿
余衾儿剩，温一半绣床，闲一半绣床。月儿斜，风
儿细，掩一半纱窗，开一半纱窗。荡悠悠，梦绕高
堂，曲一半柔肠，断一半柔肠。

孙寡嘴又道：“你家走的莺莺，那里去了？今日拿着红娘顶缺填陷，这一半柔肠还不知是那一个知心的和他续上哩！”巫云急了，赶着孙寡嘴，使扇子打了一下。这席上王三官和翟员外攘拳行令，闹过不了。吃到三更天气，众人散去。翟员外和巫云枕设鮆餚，被翻红浪，再叙旧情，曲尽奉承，直睡到日上三竿，二人方才下床。这翟员外原是个脓包东西，李师师怕他气愤不过，打起官司来，今日先使巫云来试路，还要骗他个为政第二，果然一见巫云，连连睡了几宿，窝盘的一句闲言也没有了。巫云枕边言说着：员外留下她，情愿借个名色，赎出身子来，“若脱了苦海，和你一心一计，服侍你到老。我一片真心，只在你身上。从今后一个客也不见了。替你理家上灶，死也不辞。”说的翟员外十分欢喜，说巫云不曾坏心，虽在李师师家，比门户里粉头还高一等儿，也就同心应允了。到了次日，叫孙寡嘴去和李师师说：“既然送过巫云来，还做亲戚，两下走着，把我那财利

金屋梦

只退出五百两罢。”李师师又不肯退，翟员外又不肯依，正调停不来。

世间无巧不成话。恰好有一茶客叫汪引之，汴梁久住，开茶店，平日认得郑玉卿。那一日在扬州钞关上，望见玉卿在船上拜客。到了东京，闻翟员外贴招子，为拐带人口，许多财物，报信者许谢银五十两。就来李师师家说信。李师师急急传将翟员外来，细细问。是八月中秋在扬州遇见，今已半年，那里找去。汪蛮子说：“我管过江去跟寻。”这李师师家也许了个谢礼三十两。因这一个瞎信，翟员外又得了巫云，且顶缸着，李师师使孙寡嘴来说：“日后银瓶回来，我也不要巫云了，就做了银瓶的陪嫁罢。”因此翟员外不好来讨这财礼，只得大家听听信，再讲不迟。

到了一年终，汪引之又来传信说，郑玉卿在扬州和盐商卖盐，有人见他在盐船上。翟员外听此信，不由的不恼，又是想人，又是想财，去开封府递了个失盜奸拐呈词，领了两个做公的，要同汪引之亲上扬州，必定拿郑玉卿来。看了个出行日子，雇了一个长行骡子，同两个家人，和汪引之起身去了。

这巫云在家秘密叫将李师师家人来，把他开的布店内，青白布五六百筒，开放箱笼，金银酒器，绫罗尺头，连夜俱抬在李师师家来。李师师却寻了一个现管金营的参将云离守来，讲着和巫云包一年，不要身钱，一顶轿子，暗夜里抬去，还要先告他害了巫云人命，和他鬼混，好遮这银瓶的事。

原来云离守是清河县人，与西门庆是亲家，因清河县乱后，在汴京做武官，现管缉捕提刑，因此李师师靠着她，第

二次骗了翟员外，假使老汪报信，把翟员外调虎离山，好盗他的家财。你说这衍衍人家，巧也不巧？总因翟员外一生使憨钱，知道是个死狗，与他这个绝户计，未免太狠了，自然要奸巧生出祸来，天无不报之理。

却说翟员外到了扬州，访问半月，那得个郑玉卿的影儿。汪引之说的话，似真似假，通不认帐，只说是船上儿见他拜客，又说是或者人有相貌相同的，只怕我错认了，一时间两三样话，真是捕风捉影，反费了盘缠二三十两，大家回汴梁来。翟员外有守店的家人早来接着，说巫云姐把楼门都开了，布匹、银钱、家什盗个罄净，往李妈妈家夜去明来，如今不知到那里去了。李家反来咱家要人，和咱打官司，要在衙里提刑云参将案下去告状。翟员外听说，险不气破五叶莲肝肺，冲透三毛七孔心，气的滚下骡子来，一声儿不言语。醒了半日，才进的汴梁城。进门一看，只见楼上皮箱一个也没有了。使人去叫孙寡嘴，这一班儿帮闲光棍，怕李师师家有手眼，明知道要打官司，俱躲在外县，访赌博讨抽头去了。这边李师师知翟员外回来，定不干休，一面使巫云送到云参将衙门里，先递了一张谋杀人命事的状案候着他。等得翟员外到家，次日云参将使四个缉捕的，一条绳子拴去，不由分说，问了几句话，说奸霸良家女子，谋杀人命，匿死无迹，先责了二十大板，打入囚牢，罚了五百斤硝黄，军前使用。翟员外反使了百金央上司的情来，共费三百余金，才完了一场官司。李师师使人上门，每日要巫云，只得忍气吞声，不敢提起。又是兵马时候，各衙不准状词，翟员外事因嫖起，先自不正，那里敢去告状？

到了次年，金人袭取汴梁，这宋朝的将官，逃的逃，杀